

富國島雜憶

(中)

歐陽明

萬里烽烟入越南之八

法國人要站隊點名

法國人對我們的管制，最厲害的就是那每天十六兩米——每人每天四五〇格蘭姆熱量——進入越南的初期隔不了幾天點一次名，不論官階大小，任何人都得到點，不到點的不發口糧，在那種場合，任是個性倔強，也得就範，多少軍官和士兵，不都在站隊拿着帽子接過米嗎？他們點名的目的，當然是清查人數，但點來點去，始終沒有弄清的，又經過分批往官門登記一次，仍然是一個約數。

移居富國島以後，算是客氣多了，一切補給，按照蒙陽所清查的數字供應，沒有找過麻煩。四十年十一月下旬，突然又點起名來了，我一生最討厭的就是站隊，爲了喫飯，又不能不去應卯。那天上午八時許，飛機場上人山人海，除了留守照看營房及重病者以外，無論男女老幼，可說全部到齊。九時許由法國人分組進行清點，點過的另外站在一邊，但是官兵們的辦法特別多，爲想多混一碗米，竟有官長指使士兵混點的事情——每人十六兩米，戰士們真不够喫，多在鄉下換木薯充飢，所以對碗米也看得重要——不料被法國人看出

破綻，提出抗議，要求重點；我心裏更不舒服——當然大家都不舒服——在那驕陽的烤炙之下，如進蒸籠，站了幾個鐘頭，已經熬受不住，真是「一之爲甚，其可再乎？」後來經過何參謀長的交涉，總算沒有成爲事實，聽說這次清點的結果，比原額更多了，兩年來病死和逃亡爲數不少，雖然出生的嬰兒，也頗可觀，但究竟不及死亡之多，現在居然超出原額，其原因何在？不難應測了。

長官避壽同袍徵詩

黃杰司令官自四十年元月間蒞臨島上，改組兵團部爲管訓總處，并請王副司令官天鳴，由白馬前來主持後，即常川駐在西貢，很久的時間，沒有來島視察，中間曾乘飛機來過一次，也只耽擱幾個鐘頭，匆匆離去，官兵無緣瞻仰豐儀，後來一再傳說他將築戟遙臨，大家日夕盼望，可是因故一再延期，直到十一月下旬已電示確期，又因避壽關係，遲至卅日始由西貢乘輪前來。四十年農曆十一月初二日爲司令官五十華誕之辰，各部早已預備稱觴禮品，爲他祝壽，他却體念時局艱危，不敢有所鋪張，故意遲來。但官兵對司令官兩年

來苦心孤詣，正確的領導，和周詳的策劃，爲表示衷心的感戴起見，那能放過這樣大好的機會，所以在那天下午五時，由一管處大隊長以上全體官佐設席歡宴，假座參謀處佈置壽堂，紅燭高輝，壽幛羅列，舉酒稱觴觥籌交錯，備極一時之盛。司令官並於席間致簡短之謝詞，自述「淡泊以明志，寧靜以致遠」之家訓，爲生平作人處世之圭臬，更借大家當日爲渠祝壽之酒，移祝 總統之健康。七時許始散席，司令官酒量甚豪，然因敬酒者過多。那日亦微有醉意。旋由張處長陪同前往中山堂，參加祝壽晚會，是晚由華光劇團上演平劇「麻姑上壽」「追韓信」等齣，演來十分精彩，尤以張副官連溪之相聲，滑稽百出，令人發噱！司令官的臉上，也時常浮現着高興的笑容。

做生日世界各國都有這種風俗，而我們中國人的習氣更盛，小孩子就做三朝，做周歲，大人則每逢生辰，都要熱鬧一場，到了六十歲以上，那更是名正言順，大做其壽了，一般貧窮的人，雖然也有生日，可是他們連穿衣吃飯都成問題，只好無聲無臭，讓他過去了。國軍入越以後，天天都喊革新，而做生日的風氣，較之在大陸時猶

有過之，有地位的人，開筵演劇，大鬧特鬧，甚至有些芝麻大的官兒——像司號長之類——也不甘寂寞，尤而效之，國運如此艱危，同胞如此受苦，自身遭受軟禁，寄人籬下，還有什麼喜樂，什麼樂事？

司令官爲矯正這種風氣，不肯做壽，這是很賢明的作風，而梁漢先生之發起徵集詩文，以留紀念，尚有古人流風餘韻。營區內弄槍桿的人固然多，但能弄筆桿的人，却也不少，一時祝壽佳章，集成巨帙，司令官於詩詞一道，甚感興趣，嘗自署潭州豪士，在西貢頗多酬酢之作。筆者對詩詞很少研究，爲應付場面，勉強湊了兩首，在孤島上缺少詩韻，全憑記憶，錯誤在所難免，不料竟博得司令官和許多騷雅之士的讚揚，大有一經品題，便作佳士之概，接着找我代作壽詩的，連翻而來，眞算是自找麻煩了。謹將拙作兩首抄附於后：

嶺梅含蕊正爭春，南極星光分外明。
萬里雲霞開壽域，三千桃李祝良辰。
才兼文武經綸富，氣撼河山志節宏。
百歲功名纔一半，佇看麟閣佐中興。

其二

德望崇隆海宇傳，輝煌事業日中天。
沼吳能忍會稽恥，靖亂思揮祖逆鞭。
韜略共欽王武庫，風流同仰謝東山。
嶺嶺幸託慚彈缺，敬祝岡陵不老年。

大校閱中長官勛勉

黃杰司令官爲考核第一管訓處官兵訓練教育的成績，於四十年十二月三日上午十時，舉行大校閱——地點飛機場——於軍樂悠揚中進行閱兵分列，官兵行列整齊，精神充沛，爲反攻復國的前途，增加莫大信心。接着連日視察各總隊內務及檢閱各部基本教訓、技術訓練、美式體操、識字教育成效等，並於六日上午，在中山堂舉行士兵政治大考，每總隊選派士兵一百名，直屬大隊三十名，由司令官出題測驗，親臨監視，結果各戰士都很輕鬆的交了卷，成績優異，出乎預期，司令官深爲滿意。八日前赴介多考察第二管訓處預幹班等單位，十三日返回陽東，十四日晨集合第一管訓處全體官兵點名，是早海風獵獵，塵沙飛揚，司令官不因天候影響，仍仔細的親自點名，不稍馬虎，這是進入越南來的破題第一次，我平素對於各種集會，很少參加，這天也只好到場應點，因爲晨風侵人，微帶寒意，我身體受不了，沒有按照規定，仍穿長褲，心中不免有點阻礙，幸虧司令官沒有說什麼，總算逃過一場考驗。

司令官這次初來島上的時候，形容顯得蒼老，情緒也似乎有些憂鬱，在島上住了半個多月之後，看見官兵精神抖擻，士氣昂揚，教育訓練，都有相當成效，心中很高興，但是經過長時間考察，他也發現了營區內尚存着許多的弱點，亟待改進，所以他除了在各種集會，及分別會見各部門負責人員予以指示外，並於十七日離開島上的那一天，早上七時半，在中山堂集合陽東營區全體官兵訓話。提示一、加強教育訓練，二、精誠團結。三、嚴禁冒名頂替。四、注重保健。五、

樹立政工制度。六、禁止打罵等幾點。而於樹立政工制度一項，反覆引喻，剴切詳明。他說：「政工人員的不健全，是另一問題，可以隨時予以調整，但政工制度是國家需要，領袖需要，我也需要，如果今後那個部隊長有摧殘政工、蔑視政工的現象，我寧可解散那個部隊，以維護政工制度的建立」這實在表示了他無比的決心和魄力。的確有許多人對於政工制度，抱着一種錯誤的觀念，把政工人員和政工制度混爲一談，因爲政工人員中間有不健全的，遂懷疑政工制度的本身，從而予以詆毀破壞，實則如果軍隊沒有政工制度，很容易走上封建軍閥的老路，營區內有少數部隊長認識不清，對政工存着輕視的態度，經過司令官的這番訓話後，我想他們應該是有所警悟了。

聖誕絕食震驚國際

失去了自由的人，才知道自由的珍貴，我們過去在國內是太自由了，對於自由的意義，反而沒有深切的體認，自從進入越南以後，被法國人集中羈禁，已逾兩年了，在這漫長的歲月中，雖然生活方面的補給，法方也盡了最大的努力，但主副食份量的不夠，和醫藥的缺乏，使我仍感受了不少的痛苦，尤其軟禁在縱橫不滿百里的孤島上，行動失去自由，天天在椰葉翻風，海浪嘶鳴中過日子，更感栖皇，更感苦悶！

我們的進入越南，原來是經過法方允許假道回台，雙方並且訂有協定，乃事後法方竟中途爽約，背棄信義，把我們強加羈留。兩年來，經我

政府一再交涉，迄無結果，究竟拖到何日為止？每個人積蓄在心頭的怒火，再也忍不住要燃燒起來了。

我們為抗議法國的長期禁繫和無理虐待，特於十二月廿五日聖誕節舉行絕食，這一運動，是由金蘭灣的國軍發動的，陽東介多，羣起響應。是日煙火斷絕，並先把這天的糧食，全數送交法方，以示決心。聽說金蘭灣方面絕食三天，連灶都拆掉了，這種三萬多人的絕食運動，真是空前的悲壯事件。

為了主持這一絕食運動，陽東介多和金蘭灣三處，都曾組織了一個爭取自由委員會，照會議的決定，病兵和八歲以下的小孩，可以不絕食，但這天有一個四歲的小孩，因為他的父親淪陷大陸，他竟自動絕食，醫院裏病兵，也不甘落後，自願挨餓，這真表示了中華民族精神的強韌和偉大。

絕食的前一天，某部有一個士兵同志，曾以徒手在陽東市奪取法國士兵的步槍，並刺傷了越籍警士兩名，內有一名傷重致死，他這一勇敢的行動，造成了一種很嚴重的氣氛，為絕食運動增加了一支悲壯的插曲。

雖然我們都知道，目前的處境，是不能用暴烈的行動來達到爭取自由的目的，但洶湧的羣情，有如怒濤，也不能不讓它稍事發洩，因此那天上午七時半，在飛機場開了大會之後，一方面派了幾位代表向法方提出書面抗議，要求准許我們早日回台，一方面另有幾千羣衆，衝過大橋，高呼口號，投擲石塊，向法方示威，小小的陽東市

，突然陷入驚濤駭浪之中，把法方的幾位負責人，嚇得發抖，自願交出武器，請求准予離開本島。介多方面，也有同樣的情形，法方駐介官長

，將武器收集，送交第二管訓處，請求保護生命安全，當然我們的對象，不是島上的法軍，我們的目的，不是奪取他們的武器，如果讓他們全部退出去，或者傷害他們，一則島上的補給，馬上會中斷，二則事態會嚴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我們既是絕食運動，所採的是一種消極抵抗，羣衆的示威，不過一種憤怒的表示而已，沒有發生意外的行動，等法方答允將抗議書轉達西貢後，大家就退回來了。

傍晚的時候，由西貢方面來了五架飛機，在營區上空低飛盤旋，達十餘次，始行飛去，很顯然是含有示威和偵察兩種作用。第二天飛機仍不斷的來島偵察，海濱又開來了幾隻的兵艦，這可見我們的絕食運動，已引起了法方的重視。

二十七日清晨，總處通知各部派員去陽東碼頭迎接司令官，大家都感覺有點奇異，司令官回西貢還不上十天，怎麼又來了呢？原來法方對於我們的絕食運動，感到頭痛，因為全世界都已知道這項消息，又是聖誕節日，更為引人注意，備受指責，如果讓它發展下去，越發不可收拾，想用壓力，又怕愈弄愈僵，因此，只好請求司令官前來一趟，希望把局勢和緩下去。

隨同司令官來的，有法國的魚隆上校，張處長赴西貢醫病，還未入院，也被一同邀回，他們那天下午乘坐飛機來富國島，在島上盤旋好久，

恐怕發生誤會，不敢降落，遂飛回白馬機場降落，轉乘軍艦前來。

卅日法方南圻專員龐迪中將，也飛島視察，在飛機場檢閱隊伍之後，深深感到驚訝，他說：「我爲了你們部隊這樣的精神所感動，沒有理由教我不敬佩，關於你們的要求我決定轉達我本國政府，設法解決。」這些話是否外交詞令呢？不得而知？馬上兌現的，就是允許我們營區，隨時懸掛國旗，法方營區內也每日替我們升旗，並且把我們的國旗掛在法國國旗和越南國旗的中央，以示尊敬，這在國家體面上總可說已爭得了很大的光榮。

這次司令官的前來，恰逢國曆四十一年元旦，我們來越南後，已經三度新年了，司令官能够同官兵共渡佳節，這還是第一次，所以四十一年元旦的慶祝大會，也比往年顯得特別熱鬧，那天上午十時，在飛機場上舉行團拜後，司令官將總統四十年雙十節對全國軍民訓示各點，詳加闡述，要求官兵同志，切實遵守，最後並對此次絕食運動作了一次簡評，司令官自己曾表示，他這次來比上次更高興，弦外之音，絕食運動，當已爲他增加了莫大的威望。

重作馮婦負責政工

筆者這次隨軍入越，原屬避難性質，所抱的也是一種隨份報國的態度，初無意於功名，在蒙陽整編時，張處長曾要我擔任政工主任，再三婉辭，並力推吳興幹先生肩任斯職，爲便於領糧起見，我的名字列爲第一管訓處政工組祕書，實際

我並沒有負過多少責任，而全副精神用於擔任營區各班隊政治課程，每週授課鐘點，多達二十多小時。

過去，我雖作過多年政工，但離開了政工崗位，已為時甚久，一切法令規章，都已生疏，因此對是項工作並無多大興趣。今年（四十一年）三月一日，吳主任請假離職，東去台灣，張處長又把這政工主任的烏紗帽，向我頭上拋來，我因為年齡和體力關係，不能負擔這樣繁重的担子，同時更因閒散已慣，不願再上籠頭，可是環境逼人，如果堅決不就，在私的方面，將喪失多年的友誼，在公的方面，根據同舟共濟的道理，當此患難關頭，每個人貢獻能力，實為義不容辭，所以經過仔細考慮以後，只好硬着頭皮，於三月四日，勉強到差，各級政工同仁，深表愛戴，但我仍時存戒慎恐懼，臨淵履薄的心情。我深知政工是一種神聖的任務，負有改造軍隊加強戰力的使命，台灣方面，政工改制，已經完成，並著成效，留越國軍，直至現在，各部雖有政工機構之設置，但係沿襲舊制，職權狹小，在這新制尚未確立，環境艱難複雜的今日，重作馮婦，是否能夠有所展布，殊無把握，惟有盡其在我，以求心之所安而已。

金蘭戰友分批來島

大陸淪陷後，三十八年多及三十九年春入越國軍，除第一兵團第十兵團各部，集中蒙陽與來姆法蘭兩地者，均先後移居富國島外，另有一部以廿六軍為主，由雲南退入越南，駐紮金蘭灣

，經改編為第三管訓處，其編餘軍官，成立預幹班第×大隊，共計官兵三千餘人，司令官為便於集中管訓起見，特商同法方將該處全部南遷。三月二十二日，第一批由岳總隊長紹文率領來島，分駐於本處各總隊。第二批由副司令官彭佐熙先生親自率領，於四月六日抵達。第三批由陳總隊長光漢率領，於四月底到達。第一管訓處為表示歡迎，每來一批，除招待茶水，供給住所蔬菜柴火之外，並設宴為該部校級以上官佐洗塵，舉行三次同樂晚會，以資聯歡，雙方官兵相處極為融洽。

彭兼處長係廣東人，原任廿六軍軍長，中等身材，貌清瀟而精神頗佳，來島以後，親率該處各級幹部到處參觀，擇定陽東機場之西南角一帶依山為營，積極從事建設，其規模之宏偉，建築之精良，堪稱後來居上。陽東營區，驟增數千戰友，更形熱鬧了。

林蔚二次來越慰問

三十九年十月政府曾派國防部林次長及總政治部胡副主任偉克，聯袂來島慰問，給留越國軍以無限的溫暖。今年（四十一年）四月四日，林蔚次長復偕何志浩先生（亦總政治部副主任）由西貢翩然蒞止，代表政府作第二次的慰問。林次長以六十餘歲高齡，遠涉重洋，為國宣勞，此種服務精神，誠令營區官兵於興奮之餘，彌增敬仰。

林蔚時任總統府顧問，地位崇高，蒞島以後，於次日即在飛機場舉行校閱，六日分赴各部檢閱，七日召集全營區官兵代表大會，親自主持，

答解各代表所提疑問。午后前往介多慰問第二管訓處及預幹班官兵。

政府大員來後，島上氣象，自與平常不同，校閱、歡宴、晚會、球賽，接二連三，各獻所長，婦女會亦不甘寂寞，於十日假中正堂舉行茶會招待，中華公學則是晚上演話劇及各種舞蹈，以表歡迎。十一日總處召開整編會議，林顧問出席參加，惟會場空氣，稍欠和諧。

何副主任志浩，係總政治部所派代表，故對島上政工，極為關切。四月六日午后三時，假總處中正堂召開政工業務座談會，指示甚詳，其中以恢復軍隊黨務，設置政治戰士，依照台灣規定，實行政工改制數點，最為重要。

林顧問此次前來，除校閱視察慰問外，並於六日午后六時，在總處司令台前廣場，舉行會餐招待大隊長以上官佐，即席說明留越國軍地位，及自由祖國進步情形。

十二日午后二時，於熱烈歡送聲中，乘輪經白馬返西貢，傳聞在西貢與法方商討國軍的回台問題，已經獲初步協議，這是我們日夕盼禱的福音。

訂閱中外雜誌贈送親友是最高級的禮品，他（她）會每月想起你的友情。全年新台幣伍佰元，國外全年美金拾柒元

訂閱中外雜誌及中外文庫
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